



## 王倩慧 女士

客家語 / 短篇小說類 / 學生組

得獎作品 /

一頭茉莉牽等三隻心

### 【得獎感言】

一日寫一句，佢做欸到。

小說，不僅有虛構，還要有關心社會的胸懷；我將現代社會環境紀錄下來，以小說型式呈現。多年以後，再回頭，可以為下下一代說著我們曾經看到過的故事。

## 一頭茉莉牽等三隻心

許台生摻舖娘黃娜娜對印尼轉來，戴桃園新屋區新民村。

黃娜娜係印尼客家人，印尼个屋下有種一頭茉莉，故所黃娜娜當好鼻茉莉个香味，該香味園在厥心肝肚，乜係頭那裡肚个長期記憶。係講，黃娜娜在臺灣生活無恁艱苦，生活習慣大體摻印尼共樣；還有厥老公摻佢種一頭茉莉，分佢輒常做得鼻著家鄉个味緒。

一瞞目，過忒四十零年，許黃娜娜既經做阿婆了，大家人喊佢許伯姆；佢盡惜自家開山打林个田地，乜盡愛摻新民村个隔壁鄰舍共下打嘴鼓、共下做客家菜、還會做米篩目、棗粑仔；佢當會煮客家料理摻外省點心，因爭厥老公係外省人；許伯姆斯融入客家族群摻新住民个客家莊。

逐日做忒農事，許伯姆當好坐在茉莉花脣歇睏，鼻著茉莉花个香味，佢嘍嘍嘍：「吾家鄉个親人盡少，屋下人也無幾多錢；四十零年來，印尼个屋下人一個一個過身了；自家來到臺灣，結婚以後又降兩個俵仔；現下，俵仔乜結婚降子了，吾屋下人在新民村既經有第三代咧。」

逐擺隔壁鄰舍問許伯姆：「你還愛轉印尼無？」

許伯姆緊搖頭緊講：「毋轉咧！假使有一日，佢停止故氣該央時，就摻佢埋到這位，佢異中意這位个風景、異中意自家个菜園、佢盡愛吾俵仔摻孫仔，還有這頭茉莉，這個新民村就係吾家鄉。」

新民村係一隻養老个客家莊，光景恁靚，有山有水，還有青油油个田坵。因爭這隻村莊靠海，故所頭擺海產盡豐湧。毋過，對工業發達以後，最近幾年，滿哪仔起工廠，造成空氣汙染摻水源汙染，海洋乜受到汙染，海洋生態緊來緊少，假使撈魚仔摻蝦公、捉蟹類來賺錢，實在無罅。後生人去城市尋頭路了，留下老人家戴這位。在這隻新民村，盡少看著後生人，在工廠肚食頭路个都係中高年齡个人口摻國際移工。

這位个地價當便宜，故所，有當多外省老兵退休以後，徙來這位養老。細細仔个客家莊，同國際村莊共樣。

總講，細村莊故事多，暗晡頭月華下，隔壁鄰舍輒常在禾埕打嘴鼓。

「聽講有人愛來照顧鍾阿婆哦。」許伯姆摻厥老公講：「係對越南來个細妹仔哦。」

「佢們都係『人』，越南、印尼、泰國、臺灣人有麼个無共樣呢？」

許台生認為國際移工無麼个特別，因爭許伯姆也係印尼人。

「印尼？」當久無聽著這隻熟事个地名，許伯姆黏時感覺著盡失落。佢在該頭臥臥仔看天頂。印尼个天空摻臺灣个天空，有共樣無？印尼个月華摻臺灣个月華共樣光華華無？還有印尼摻臺灣个土地、空氣、水有共樣淨俐無？人摻人之間个感情，有共樣曉暖無？

因爭許伯姆對印尼嫁來這位，故所當關心國際移工。佢認為，共樣係來這位賺錢摻生活个人，大自家定著盡孤栖、心肝肚盡思念親人摻故鄉。這種感覺，單淨自家做得體會，別人毋會理解。許伯姆道嘆講：「該細妹仔對越南來這位賺錢，佢个心肝肚定著異愁慮！唉！佢个心肝肚也識感覺異艱苦，佢當思念吾爺哀。」許伯姆恤起原在移民時節个艱苦，膝頭都會出目汁。

頭擺，許伯姆正來臺灣新民村該央時，佢感覺著當生份，語言毋通，生活習慣無共樣，佢斯主動摻隔壁鄰舍打嘴鼓；毋過，有成時，會堵著壞面相个人。這種生活分佢感受著孤寒，好得有老公做伴。過忒三年，佢降子該央時，正斷真感覺著自家係新民村个人。許伯姆恤起該兜事情，斯目汁雙流。

許台生看等舖娘流目汁，黏時轉移話題：「你講該對越南來个細妹仔摻你，麼儕个人生較靚？麼人較艱苦啊？」

「當然係佢較幸福哦！」許伯姆微微笑。

若係講著村莊肚个八卦，總係會分人感覺著當生趣。

鍾阿婆有成時坐在屋簷下奈涼，成時在禾埕行來行去，佢三不二時用手指擘開目珠皮看遠方，佢感覺著當失望，嚶嚶啾啾：「還言轉來！還言轉來！仰還言轉來？」

鍾阿婆在新民村當有名，因爭厥目珠皮盡長，當像分目珠蓋被樣仔。

葉旺仔摻鍾阿婆講：「佢兜愛轉來哩啲！遽遽！遽遽！」

葉旺仔，無兄弟姊妹，厥爺哀過身以後，財產都留分佢。因爭生到當媼、當大籬，佢四十零歲了，還係單身哥；佢輒常摻隔壁鄰舍打嘴鼓，尤其特別關心對東南亞來个國際移工。

有人勸葉旺仔去越南討一隻舖娘較直白。佢無愛，佢當驚分人騙錢，佢認為來臺灣做事个移工性體較溫柔，身體當砸礮。

葉旺仔摻鍾阿婆共下等等鍾大海渡越南細妹仔轉屋。

鍾大海係這隻新民村當出名个孝子，佢對厥姆盡賢孝。

「阿婆！阿婆！有兩隻身影哩！」葉旺仔緊喊等緊拍手。

鍾阿婆聽著當歡喜，拉起目珠皮看等兩百公尺外个身影，笑弛弛仔喊等：「還有桂妹，桂妹乜轉來哩。」鍾阿婆目汁雙流，嚶嚶啣啣：「桂妹轉來哩，遽遽去接佢，遽遽！桂妹轉來哩！」。

鍾阿婆喊葉旺仔去迎接桂妹，阿婆摻葉旺仔當做長年來使。

頭擺，桂妹因為屋下生活盡艱苦，故所從細就在鍾屋做長年，佢盡煞猛，當得人惜。

毋過十年前桂妹既經過身了，鍾阿婆毋識添忘忒佢。鍾大海請人照顧阿姆，鍾阿婆長透在該發譴，故所無人愛留下來同鍾阿婆做伴。

「桂妹？」葉旺仔毋敢摻鍾阿婆講桂妹既經過身哩。

「佢安到桂妹啊？阿婆做得紹介分僱無？」葉旺仔看啊起來當貪花色。

「呸！」鍾阿婆發譴了，呸痰在葉旺仔个腳髀項，氣嘮氣鼓講：「桂妹盡乖，佢無愛嫁分你啦！」

葉旺仔落喪落喪行出門，眼晶晶仔看等遠遠个身影。

阮氏玲拖等皮箱仔，摻等一隻皮包仔，踅等鍾大海行入鍾屋。

「桂妹，你轉屋了！」鍾阿婆拉起目珠皮，目盯盯仔看等阮氏玲，佢笑弛弛仔安慰阮氏玲：「桂妹，你做麼个轉屋以後就毋轉來？」鍾阿婆左手牽等阮氏玲，右手捋目汁：「你有轉屋無？若爺哀好無？你有錢分佢兜無？你肚飢無？你轉屋時節無食飽係無？你仰會瘦夾夾仔？你無食東西係無？著恁薄个衫褲，會寒著哦。」鍾阿婆還愛摻頸圍仔圍在阮氏玲个頸根項。

阮氏玲心神毋定，閃到壁脣，看等頭家鍾大海，又看等鍾阿婆，阿婆又瘦又背掛掛仔。

「僱……僱毋係桂妹啦，僱安到阮氏玲。」阮氏玲當驚鍾大海會摻佢辭頭路。總講，佢係越南客家人，有自家个名仔，毋係「桂妹」，佢無愛欺騙阿婆。毋過，這下百般頭路百般難哦。

「吾姆盡中意你，佢當久無笑頭笑面了，佢兜就喊你桂妹好無？」鍾大海偷偷摺摺塞分阮氏玲一百個銀。

鍾大海好恬恬仔看等阮氏玲个目珠，感覺佢有一息仔發譴謬驚山。鍾大海講：「做『桂妹』當好啊，有食个、有新衫褲、有自家个眠床，又得人惜。佢兜就喊你桂妹啦。」鍾大海又拿出一百個銀塞分阮氏玲。

阮氏玲心肝肚盡譴，毋過正來這位斯賺兩百個銀，也係當歡喜个事情；佢高不將接受這隻「桂妹」个名仔，忘忒自家本本个名仔；阮氏玲好恬恬仔毋講話了，緩緩仔流目汁。佢摻「阮氏玲」囡到心肝肚，這下安到「桂妹」。

「阿海牯！桂妹瘠了，做毋得罵佢。」鍾阿婆毋盼得桂妹流目汁。

對阮氏玲來鍾屋了後，鍾阿婆看等佢，總係成時笑微微仔，成時流目汁。

「桂妹，來。」鍾阿婆從手指尾拿下一隻翡翠禁指。

「佢送分你个禁指，定著愛戴在手指尾項哦。你還記得無，該央時，你轉故鄉時節，放在桌頂，好得分佢看著，故所先收起來，等你轉來，正還分你。」鍾阿婆拿下翡翠禁指，送分桂妹。

桂妹毋敢接受禁指，恬恬仔後退一步。

「桂妹，做得拿，毋使驚。自從你來吾屋下以後，吾姆逐日斯開容笑面。」鍾大海安慰桂妹；其實買一隻翡翠禁指毋使幾多錢，厥姆滿心歡喜正係盡重要个事情。

桂妹摻鍾阿婆共下歇一間間房，間房當大當舒適。間房肚个色目係水紅色，又亮又靚，兩隻月前正漆過油漆。桂妹有自家个眠床，有自家个衫櫥、細化妝桌仔，阮氏玲享受等「桂妹」个福利。在這個無共樣个國家肚，無人會恹起佢對麼个所在來，也毋會恹起本旦厥名仔。阮氏玲單淨做「桂妹」就好了。在這個家庭肚，平安生活、賺錢、種菜就做得了。佢在這位享受高級生活，該係在越南毋識快樂个生活。

雖然阮氏玲來到臺灣就失忒自家个名仔，毋過佢盡幸運，在鍾屋盡得人惜。

來到新民村正十日，阮氏玲既經當習慣隔壁鄰舍喊佢「桂妹」了。

桂妹想愛學種菜，故所頭家娘紹介許伯姆分桂妹。許伯姆係新民村肚婚姻移民个榜樣，佢會煮盡多客家美食，做得分大家做模範哦。

鍾大海當歡喜桂妹去學種菜，送分桂妹一百個銀，阿腦佢當打拚，鼓勵桂妹定著愛煞猛學習。

桂妹毋單淨得著頭家个鼓勵，還做得學種菜、學煮食，佢感覺著盡幸福。

「桂妹」這個名仔分阮氏玲帶來好運氣。暗晡頭，鍾阿婆又送分桂妹十個銀。阿婆睡目以後，桂妹拿出一隻鐵盒仔，佢笑弛弛仔緊算錢，十、二十、一百、兩百個銀，桂妹開容笑面。

突然間，對對面陽臺傳來大嫲聲个聲哨。

「佢又在該冤家了。」

桂妹恬恬仔聽等，該婦人家吵麼个？

「徐傑——你當無閒係無？生理做恁大係無？無閒轉屋係無？你毋轉屋，又毋分佢錢，佢兩子哀過生活愛使錢，嘎還愛用佢自家个錢。還有，這位盡無生趣，佢想愛轉上海，你有聽著無？」楊思安輒常在二樓陽臺摻厥老公徐傑講電話，越講越譴。

新民村係一隻細村莊，故所楊思安摻屋下人輒常冤家必背个事情，鄰舍都聽著了。五年前，楊思安个老公徐傑長透在上海做生理，佢熟事當多上海細妹仔，楊思安也係其中之一。有一日，楊思安摻徐傑講，既經有身了，其實佢用計謀逼等徐傑定著愛討佢做舖娘，佢恠著臺灣男人係大戇牯。

佢兜結婚以後，徐傑就摻楊思安留在上海，等思安降子以後，兩公婆渡俵仔轉臺灣，請爺哀照顧思安摻俵仔，徐傑自家又轉上海食頭路。

其實徐傑摻楊思安係兩公婆吊頸——死對頭，異毋好共下。

楊思安試著在新民村生活盡無搭確，佢盡恸上海。在這位，佢單淨做得去觀音廟拜神，有成時會行到許伯姆个田脣，因爭這位有一頭茉莉，佢會恸起屋下人，因為阿姆摻姊妹都中意用茉莉香水。

總講一句，楊思安盡衰過。佢在田脣行來行去，性體當像暮固狗，發譴時節又像打潑賴个嬌尸妹仔。

\*\*\*\*\*

青青个天頂白雲幾下蕊，青里里个樹項茉莉花開到榮榮。

印尼來个許伯姆係桂妹摺楊思安个依靠，因爭佢兜係婚姻移民摺國際移工，戴這位生份个所在，佢兜心肝肚感覺著盡孤栖，故所許伯姆摺桂妹有麼个話就講得，變做好朋友了。

「許伯姆，佢摺你學種菜好無？」桂妹笑微微仔問許伯姆。

「毋使恁辛苦啦！你想愛種麼个？」

「佢想學種菜，種一息仔阿婆好食个菜。」

許伯姆笑弛弛仔講：「若阿婆盡好食佢種个菜，佢送分你斯做得。做田事當艱苦哦。」

「佢愛學種菜啦！假使佢學會種菜，下後轉越南，就做得自家種菜，自家賣菜，還做得開餐廳哦。」桂妹當硬頸，佢決定个事情，毋會改變。

「佢先借你一垵田，毋使錢，毋過，收成時節，你愛來搵手哦，佢教你滷鹹菜、覆菜，若阿婆盡好食覆菜傍飯摺鹹菜湯哦。」

「好！佢逐日來搵手。」

許伯姆目盯盯仔看等桂妹个腳骨，又講：「假使愛做鹹菜，你愛在大醃缸肚踏鹹菜哦。」

「用腳踏？盡臭哦！」桂妹試著當稀奇。

「若腳會臭無？」許伯姆摺桂妹共下緊講緊笑。

阮氏玲來到新民村，頭一擺真實个大笑，雖然佢需要忘忒自家个名仔，毋過，現下佢有自家个田地了，當遠就有自家个菜園，好得離開越南家鄉，正有現下幸福个生活。鍾阿婆摺許伯姆分佢恣恣燒暖个人情。

過半點鐘定定，許伯姆看等遠遠个身影，該儕人當熟面，盡像楊思安，空氣肚還有一息仔化學个茉莉香。

「思安來了，佢定著摺厥家官、家娘冤家，佢兜輒常齟齬齟齬。」

「敢係逐日暗晡頭大聲罵人个該儕婦人家？」桂妹低言細語：「佢聽佢講，想愛摺厥老公離緣，轉上海哦。」

「毋會啦！佢識摺佢講，佢搶來个東西，毋會分人搶去啦？」許伯姆黏時細聲講：「噓！做毋得分佢聽著哦。」

「搶麼个東西？」桂妹當細心細意聽許伯姆講話。

「膠厥表老妹搶老公啊，先搶較贏，該片个人都係先搶較贏个觀念。」

「佢敢會膠僵搶菜園？」桂妹企坐毋核。總講一句話，嫁來臺灣个婦人家个地位，較贏來這位食頭路个移工。

「毋使驚啦。僵會借你一垵田，你恬恬仔膠僵學種萊斯做得；佢毋會做田事啦，佢單淨中意又舒適又有錢个生活。」

楊思安行到田脣，拈一垵石頭，出力擲入田肚。

許伯姆膠桂妹共下大喊：「欸！你做麼个啊？」

楊思安著驚一下，目瞋瞋仔看等桂妹，黏時罵人：「越南來个，你做麼个？」

「越南來个！」桂妹來臺灣做事，佢無添忘忒自家係「越南人」，乜毋識忘忒自家安到「阮氏玲」；毋過，楊思安喊佢係「越南來个」四隻字，特別分人心肝肚異艱苦。

「做毋得膠人講無三句話幹頭就發譴，你實在盡失禮喔。」許伯姆安慰思安膠桂妹；佢微微笑紹介桂妹：「佢安到桂妹啦，係鍾先生請來照顧鍾阿婆；桂妹當得人惜哦。」許伯姆挑事分思安膠桂妹講和。

「哼！原來係在鍾屋做走腳板个人啊。」楊思安目瞋瞋仔看等桂妹，盡毋知人我。

「你……」桂妹譴到搭拳頭，盡想愛教訓楊思安，又毋敢打佢。

桂妹為著賺錢，定著愛在這位快樂生活；佢對楊思安失禮个行為，高不將忍氣吞聲。

「思安，你戴到新民村恁多年了，莫過欺大欺細，欺細無面勢。」許伯姆奉勸楊思安，做毋得出口傷人。

楊思安嘍嘍哢哢：「佢做麼个毋向僵會失禮啊？」

許伯姆既經當習慣楊思安逐擺來這位打嘴鼓，總愛發譴三十分鐘，正做得安靜下來。唉！斯分佢發洩情緒。大自家都係對外國來个，各有無共樣个目的，適應程度乜無共樣，心肝肚想愛个東西乜無共樣啊。

「僵兜逐隻月來這位打鬥四，僵做點心分你兜食，好無？」

許伯姆膠桂妹使目色。



「當好啊！」桂妹黏時答應。以後，逐日做得學種菜，逐月還做得食點心，桂妹感覺當歡喜啊。

楊思安博氣博激講：「佢想愛來就來。」

「當好！佢兜共下約定，逐隻月初一，佢做點心分你兜食，佢兜共下打鬥四，有麼个心事做得講分佢聽。」

\*\*\*\*\*

一隻月過忒，有一日落雨毛仔，還有日頭花，天頂出現天弓，青里里个草坪看起來當靚，芥菜青油油仔、禾串滄黃、茉莉花開到榮榮，遠遠个大海乜歡喜靈天。

桂妹珍許伯姆逐日學習做田事，盡煞猛打拚學習，緊來緊熟絡，緊來緊像在新民村長大个細妹仔。

楊思安盡衰過，佢膠家官、官娘輒常冤家，一日到暗都在起風天拔禾稈——刈刈惹惹。

「你毋中意這位所在，你就出去——」楊思安个家娘逐擺發譴該央時，動啊著就趕思安出去。

「今晡日敢係初一？」楊思安惱起，今晡日做得膠許伯姆還有該儕越南个桂妹共下打鬥四。

「佢毋膠你共下食飯啦，出去就出去。」楊思安動啊著就發闕，火氣恁大，佢心情毋好時節，就在該下嘍嘍哢哢：「出去就出去！這位斷真無一個好相處个屋下人，哼！」

許伯姆五分鐘前就到茉莉花脣了，桂妹較楊思安先到了。

許伯姆問楊思安：「你兜係隔壁鄰舍，做麼个毋共下行來？」

「麼儕愛膠越南來个行共下，哼！」楊思安目瞋瞋仔看等桂妹。

該央時，許伯姆感覺著氣氛半尷不尬，黏時拿出點心分佢兜食：「桂妹，食菜包了，當好食哦。」

「盡難食。」楊思安行向田脣，目金金仔看等田坵：「咦？少忒一息仔菜哦，敢係分人偷走？」楊思安目瞋瞋仔看等桂妹，就親像桂妹係賊仔。

「收成啦，分佢賣忒。」

許伯姆了解楊思安心情毋鬆爽，毋過，罵人就係失禮个事情。楊思安在上海分厥爺哀縱到慣勢，這下盡毋知人我。

桂妹恬恬仔食菜包，好得有好食的點心，還有許伯姆安慰佢；桂妹看等自家个田坵肚，暴出菜秧仔了；該央時，佢緊微微笑緊流目汁。

\*\*\*\*\*

第二擺聚會該時節，楊思安總算摻桂妹打嘴鼓了。

許伯姆盡無閒，打早就做點心，這擺佢做無共樣的菜包，有番瓜摻吊菜色山藥个菜包，許伯姆希望這兜恁靚个菜包，做得安慰兩儕婦人家个心。

一陣陣仔茉莉花香飄來。許伯姆坐在茉莉花脣，啱等茉莉花茶，佢嘍嘍啣啣：「當久無轉印尼了！雖然這位也係吾故鄉，有俵仔、有孫仔；毋過，毋係出世摻成長个所在，總講有一息仔生份。戴新民村四十零年了，其實毋管係外省个料理、客家个料理，抑係臺灣个料理，佢全部會煮食，但係佢最中意个係印尼个料理；為著愛煮食分老公還有細人仔食，又愛適應這位个生活，高不將添忘忒故鄉个一切事物了。」

許伯姆看等茉莉，佢道嘆：「好得有這頭茉莉，摻佢交陪有四十零年了。」許伯姆正望得出神。

「許伯姆！」桂妹緊走緊喊等：「伯姆！當敗勢，吾阿婆發病，佢去買細肉包。」

「你阿婆發病，佢愛食包仔？」

許伯姆聽毋識桂妹在該講麼个。

「毋係啦，係阿婆昨暗晡發病了，佢去『老上海』買細肉包分楊思安食。」桂妹摻一袋包仔分許伯姆看。

「你買細肉包分楊思安食哦！」許伯姆笑了。

這越南來个桂妹比上海來个楊思安還較有心哦。

桂妹微微笑，同桂花含笑个樣仔，低言細語講：「佢逐日都看著佢去『老上海』買這種細肉包，佢胚想，佢定著盡想上海正著。」

「桂妹當乖，做人愛有同情心，莫用恁深个心機，生活較自在。」許伯姆笑弛弛仔阿腦桂妹。

「哼！你兜講麼个啊？」楊思安七早八早面就臭交交仔。

兩儕婦人家毋敢去惹佢。

楊思安坐在石頭頂，遠遠望去，天地兩相連，麼个所在正係故鄉呢？佢看起來失神失神。黏時，佢親像想到麼个事情，突然發譴：「佢出門該央時，吾家娘疑孤佢同男仔人約會。佢罵佢係同契哥。佢想，吾老公無轉來，正係怕外背有同著人了。」楊思安心焦焦，心肝肚有盡多委屈。

桂妹結舌結舌安慰楊思安，「這……這……分你……」

「做麼个？」楊思安博氣博激。

聽著楊思安毋耐煩个聲音，桂妹偷偷敲大氣。

好得空氣肚有茉莉花香，分人感覺著盡鬆爽，桂妹黏時微微笑：「這係『老上海』个細肉包，分你食哦。」

「哼！今朝晨，該頭家喊佢『徐太太』。佢姓楊毋姓徐，佢盡譴，該時節就毋買佢个包仔。」楊思安突然試著恁肚枵。

許伯姆奉勸楊思安：「桂妹个肚腸當好，你莫長透鼻扭扭仔，無會交毋著朋友哦。」

桂妹在該食到當歡喜：「佢正經煞猛食哦！」

楊思安雖然在該博氣博激，毋過佢盡感謝桂妹。一半下摺桂妹微微笑。

桂妹摺許伯姆講：「做得教佢做菜包無？」

「你盡好食這種菜包，係無？毋使細義啦！這兜菜包你盡量食。」

「阿婆乜當好食這種菜包，等佢身體康健以後，佢做菜包分佢食。以後轉越南，乜做得賣菜包哦。」

這擺聚會，三儕婦人家打鬥四个氣氛當暢。

\*\*\*\*\*

生活變化親像天頂个雲，鍾屋阿婆過身了。桂妹再過一隻月就做毋得留在鍾屋。佢逐日無安無樂。

葉旺仔輒常摻桂妹打嘴鼓，佢安慰桂妹，毋使愁慮，雖然無頭路，還有佢做得照顧桂妹。

桂妹聽毋識葉旺仔講麼个意思；佢當驚無頭路，又毋想轉越南。

第四隻月，有恁多茉莉花浴浴跌……

「頭家，你做得搵手佢尋頭路無？假使佢轉越南，佢就無錢過來臺灣食頭路了。」桂妹苦苦求鍾大海。

雖然鍾大海看起來當慄，佢盡力安慰桂妹：「桂妹，吾姆過身了，佢做得摻若名仔還分你，現下，你做得安到『阮氏玲』了。打幫你，吾姆正無遺憾。你莫驚，佢定著會同你尋頭路，毋使驚、毋使驚啦！」。

「係啊，佢係阮氏玲。」

阮氏玲企坐毋核。因爭佢係以看護个身分來臺灣，現下阿婆過身了，佢就無頭路了。

細村莊肚，鍾阿婆過身个事情，一下半就傳遍歸村莊，大自家都知阮氏玲在尋頭路。帶等桂妹來臺灣个仲介公司講，假使阮氏玲尋著頭路，做得還仲介費用，公司就分佢留在臺灣。

葉旺仔輒常關心阮氏玲，故所佢恁一條計，佢愛討阮氏玲做舖娘，阮氏玲就做得永遠戴新民村了。

阮氏玲在市場買菜个時節，葉旺仔踅等佢；有成時買菜送分佢，有成時摻佢打嘴鼓。雖然葉旺仔生來矮頓頓，看起來當像大番薯；毋過做事有耐力，為人篤實，毋識梟人，一生人勤勤儉儉，有屋仔有田，最重要个係，佢還係單身哥哦。因爭新民村个後生細妹仔都去都市食頭路，無人愛戴這位，戴新民村个婦人家，大部分係婚姻移民摻國際移工，無人愛插葉旺仔。

「桂妹！桂妹！你做麼个失神失神？」葉旺仔聽著桂妹同頭家問番瓜个價錢，嘎拿等苦瓜。

「喊佢阮氏玲，佢安到阮氏玲。」鍾阿婆過身了，桂妹做得喊自家个名仔了。

「好！佢喊你阮氏玲。阮氏玲，佢……佢……你做得來吾屋下無？」葉旺仔因為緊

張，故所講話有兜仔結舌。

「你頭下講麼个，佢無聽著，做得過講一擺無？」阮氏玲又失神了。

「佢想……想討你做舖娘。」

阮氏玲著驚一下，企坐毋核，低言細語講：「做毋得哦！佢有老公。毋過……佢透日仔賭錢，生活所費七分佢輸淨淨。佢想離緣，嗰毋盼得細人仔，故所還言離。」

聽著阮氏玲想離緣，葉旺仔有一息仔希望了，心肝肚當歡喜，黏時買當多菜放在阮氏玲个袋仔肚。

葉旺仔又對自家个袋仔拿出雞髀膠一包越南咖哩粉送分阮氏玲。佢微微笑，摺阮氏玲講：「佢頭下在雜貨店買到最尾一包越南咖哩，送分你，你做得煮越南料理哦。」葉旺仔盡惜阮氏玲，佢又溫柔个講：「阮氏玲，你瘦了，愛補身體哦。」

阮氏玲看等葉旺仔，毋知在這位恁生份个所在，敢還有做得信任个人無？

「若係你離緣，佢就討你做舖娘好無？佢个錢財全部分你管。」

葉旺仔同阮氏玲求婚，恬恬仔等佢答應。

葉旺仔認為決定个事就愛去做，做毋得畏羞；佢相信有一日，阮氏玲定著會心甘情願做厥舖娘。

下晝頭，三儕婦人家聚會个時間到了。

「敗勢！佢慢到了。」阮氏玲慢到十五分。因為鍾阿婆過身以後，佢輒常食毋落、睡毋落覺。

「桂妹，你毋使緊張啦，許伯姆還言來。」楊思安又問佢：「鍾阿婆死忒了，你愛轉越南無？」

「阿婆過身了，佢愛尋頭路絡食，毋想轉越南。」阮氏玲當愁慮，黏時又講：「思安，喊佢阮氏玲，佢有自家个名仔。」

「你个名仔當好聽啊！阮氏玲，你莫愁！假使吾家娘發病，佢就請你做看護，哈哈！」

「何叔姆紹介佢去照顧吳阿婆。」

「聽講吳阿婆个俀仔當痴哥，逐個移工都驚佢，你愛細義哦。」

楊思安越來越關心阮氏玲了。

佢兩儕坐在茉莉花脣等許伯姆。

「敗勢！敗勢，佢發病了，昨晡日心臟嘣嘣跳。這兜包仔分……分你食。」許伯姆看起來奄奄。

「越南个包仔哦！」桂妹緊食緊噉：「好食、正經好食！」

阮氏玲大口食包仔，包仔肚有肉膠一粒卵，有越南故鄉个味緒。該時節，阮氏玲盡恹屋下人。

「盡好食！比『老上海』个細肉包較贏！」楊思安乜有一盒細肉包。

「包仔一等好食唷！伯姆个手路當好！」

楊思安摺阮氏玲緊食緊阿腦許伯姆。

三儕婦人家緊食緊噉，噉到淚漣漣。

\*\*\*\*\*

田脣个茉莉花溶溶跌，落一地泥。空氣肚成時有淡淡仔花香，成時無。

這隻月，許伯姆準時到茉莉花脣了。厥身體當恹，慢慢仔行慢慢仔散氣。

阮氏玲去吳家做看護了，行動較無自由。佢等頭家吳阿斗出門去食酒，吳阿婆在歇暈時節，偷偷仔走去鍾屋求救。

阮氏玲緊噉緊求鍾大海：「頭家，敢有阿婆分佢照顧無？」阮氏玲目珠紅紅，佢異期望鍾大海做得分佢希望。

「該吳阿斗對你好無？」鍾大海問阮氏玲。

「佢當痴哥，佢盡驚。」

鍾大海無法度搵手了，緊搖頭緊散大氣。

阮氏玲試著絕望了。

「昨晡日，該葉旺仔同佢講，佢想討你做舖娘，係無？」

「葉旺仔？」阮氏玲恹起葉旺仔識同佢求婚，心肝肚又有一息仔希望，「佢去問許伯

姆，葉旺仔敢係篤實個人？」

鍾大海看等阮氏玲个目珠，充滿驚怕，比起正來臺灣該央時，現下少忒快樂摻笑容。

阮氏玲盡衰過。這下在吳阿斗屋下，堵著盡多分人驚个事情。佢个間房肚有盡多阿公婆摻過身親戚个相片、愛照顧動啊著就發譴个吳阿婆、還有輒常食到醉摸摸仔又痴哥个吳阿斗，還有厥老公長透打電話同佢討錢，阮氏玲還愛還錢分人力仲介公司、還有異不幸个係，厥俵仔摻阿爸學會賭徵。

現下單淨有自家本本个名仔，做得分佢煞猛打拚个動力。佢盡失落，緩緩仔行出鍾屋，緊行緊嘍嘍啣啣：「佢係阮氏玲，佢愛做阮氏玲。佢係阮氏玲，佢愛同許伯姆學種菜，以後佢轉越南愛做勇敢个阮氏玲。」佢絕望該時節，「阮氏玲」這隻名仔，正做得分佢有生存下去个勇氣。

楊思安拿等手機麥克風緊行緊喊，厥个大聲骸，鄰舍遠遠就聽著佢个聲音。佢面臭交交仔！大自家對佢無結無煞。

楊思安恁大聲喊等：「徐傑——佢毋准你過討舖娘啦！」

「佢當然盡譴！若姆管忒多啦！這位單淨有老人家摻細人仔，哪有麼个男仔人啊？」

「佢摻許伯姆打嘴鼓，佢斯罵佢係痴嫲。你同吾表老妹睡共下，你也係大痴哥。」

「著啊！佢用手段摻你搶過來，先搶較贏！」

「佢係用心機。麼人喊你愛食酒！」

「哼！你長透騙佢，還尋學老嫲！」

楊思安越講越譴，一腳用力躡扁腳脣个可口可樂罐仔。

「你毋使解釋啦，佢絕對毋會答應，你想愛兩片都有人伺候，你毋使想！」

「吾表老妹有身了？你愛摻佢離緣！哼！你兜死絕絕！」

楊思安過分手項个伯朗咖啡罐仔出力擲出去，罐仔碾地泥，咖啡緊碾緊流出來。這時節，佢試著天烏地暗。

「佢也有俵仔啊！」

楊思安講話个聲音較溫柔了。講著俵仔，總講一句係兩公婆談判个條件。

「雖然佢係吾表老妹，佢絕對毋接受厥細人仔，絕對毋准！」

「佢乜毋准你有兩個家，佢毋准——」楊思安个大嫲聲，分鄰舍驚著。

細人仔在馬路脣搞，黏時著驚一下，緊噉哆。

「你永遠毋轉臺灣，你威脅佢？」

「你毋轉，佢自家渡俵仔轉上海！」

「你分佢錢，俵仔留分若姆，哼！你毋使想！」

「佢毋驚若姆啦。俵仔係佢降个，佢毋姓徐！」

「佢當然譴啊——你同表老妹還有若姆共下欺騙佢。」

楊思安盡譴盡譴，出力踢路脣个細狗仔。細狗仔盡痛，黏時緊走緊吠。

「佢當然會發癲，戴這位生份个村莊，佢毋熟事這位个人、事、物！」

「你毋想同佢講話？哼！佢乜毋想摻你講。毋管你講麼个，佢都毋會答應，你全家死淨淨啦！」

「你講佢咒孤罵絕，你也會有報應——」

楊思安譴到無力，停下腳步，大聲又喊又噉。路脣排隊食蟲仔个雞公、雞嫲摻細雞子，分佢驚到滿哪仔亂飛。

「佢愛渡俵仔轉上海，無愛摻若姆戴這個舊村莊！佢愛轉上海摻你兜拚輸贏。」

「表老妹罵佢『小家敗氣』<sup>1</sup>？」

「佢係『下作胚』<sup>2</sup>、『煤餅』<sup>3</sup>，你……你係『阿詐里』<sup>4</sup>！」

楊思安緊行緊罵，行到茉莉花脣，佢盡力喊等：「摻佢个家還分佢——」。佢喊忒以後，總算關手機仔了，拈一隻石頭，擲到盡遠盡遠。

葉旺仔在村莊肚就聽著楊思安大聲講手機仔，故所偷偷仔跔等佢來到茉莉花脣。葉旺仔固在大樹後背，看楊思安愛做麼个？竟然還有阮氏玲哦，葉旺仔嘍嘍啣啣：「看啊起來，還係阮氏玲比楊思安較溫柔。阮氏玲、阿玲妹，佢定著會等你做吾舖娘。」葉旺仔試著越來越心花開。

這擺聚會，許伯姆做細肉包分楊思安食。



「思安，俚做細肉包分你食。」

楊思安拿等細肉包，黏時流目汁。在這位，單淨許伯姆了解佢心肝肚个艱苦。

「許伯姆，俚去歇葉旺仔屋下，好無？」阮氏玲突然大噉：「該吳阿斗食酒以後強強噉俚，佢盡『ha luu』<sup>5</sup>」。

阮氏玲受到吳阿斗个侵犯，厥老公又緊向佢討錢，佢當真無法度忍受了。佢想愛離開越南个屋下人，乜想離開吳屋。假使葉旺仔斷真珍惜阮氏玲，嫁分佢做舖娘，斯做得有屋仔、有菜園、有土地了。葉旺仔係阮氏玲盡尾个希望。

「雖然葉旺仔生到當媪，毋過佢當篤實又勤儉，有錢又有田。你嫁分佢做舖娘，生活定著盡幸福哦。」許伯姆安慰桂妹。

「你自家个運命，定著愛自家打拚較贏。」

楊思安鼓勵阮氏玲，乜係講分自家聽。

\*\*\*\*\*

又過忒一隻月了。這日朝晨頭天時烏陰烏陰。田脣有一隻貓仔死忒。隔壁鄰舍冤家，因爭有一隻狗仔咬死一隻雞公；有機車撞著汽車，有人受傷，救護車遽遽來搶救，載等傷者又遽遽駛去病院，「歐伊——歐伊——」

打早，空氣肚，死氣沉沉，分人感覺著七上八落。

淨有三蕊茉莉花在樹頂。

許伯姆緊做事緊啟氣，佢个心跳當遽，可能分村莊肚个意外著驚，試著有壞事情會發生。

「當奇怪了！平常做包仔个時節，麵團都發得靚靚；今晡日噉有一個死麵無發起來。」

許伯姆成時啟氣困難，成時心跳當遽。

下晝兩點鐘，許伯姆做忒艾菴分自家食、還有愛分楊思安食个上海細肉包、愛分阮氏玲食个越南大包仔。

單淨在逐隻月个第一日，佢兜三儕婦人家就像轉故鄉共樣，緊食家鄉个美食緊講家鄉个事情，恁起家鄉个親人。

兩點五十分，許伯姆出門了。佢感覺著身體異癢，行路較慢，故所提早十分鐘出門，行一步，散一口氣。

今晡日，許伯姆特別想看茉莉花膠厥田坵。

烏陰天膠涼涼个風，分人試著詭異又孤栖。

許伯姆無細義踏到一蕊茉莉花，空氣肚有微微仔个花香，兩下半就消失了。還有成時傳來汗水溝肚死狗个壞味緒。

打早阮氏玲做事做到大汗披身。食酒醉个吳阿斗看等阮氏玲个圓身，突然起了壞念頭，佢當大力膠阮氏玲壓在眠床項。吳阿斗有八十零公斤，壓在阮氏玲个身項，分阮氏玲停動毋得。

間房肚牆項阿公婆个相片，無法度嚇著這隻痴哥。該係死人个相片定定啊，有麼个力量做得管教這個無心肝个子孫呢？

這時節，祈求有一隻鬼出現，做得救救這個實在還衰過个阮氏玲。

阮氏玲个手機仔鬧鐘定在兩點五十分。

鈴——鬧鐘響忒！敢係喊醒牆項阿公婆个良知無？敢係附身在阮氏玲个身項？佢盡力拈撻開吳阿斗，慌慌張張衝出門，緊走緊噉緊整理衫褲。

這時節，有一隻矮頓頓个身影一路里來踅等阮氏玲。佢在該低言細語：「阮氏玲毋使噉，阿玲妹毋使噉！你係阮氏玲，你愛勇敢。」

兩點四十五分，楊思安整理行裝，同俵仔著衫褲，打扮成細紳士；兩子哀拖等衫箱仔，大步行出徐屋。

楊思安个俵仔分家娘拉等，毋准佢兜出去。

楊思安知，家娘單淨毋盼得孫仔，故所俵仔係自家个籌碼。家娘毋識搵手膠俵仔徐傑留在臺灣，楊思安乜毋使膠自家个俵仔留在徐屋。

兩點五十分，手機鬧鐘響了，楊思安捕等俵仔、拖等衫箱仔遽遽走出徐屋。

下晝三點鐘，突然落雨了，茉莉葉仔同細雨毛共下落一地泥。

阮氏玲摻楊思安同時到茉莉花脣。

許伯姆戴等笠嫻坐在樹脣。

「許伯姆，佢愛轉上海了。」楊思安緊噉眇。

「許伯姆，佢盡驚吳阿斗，佢去做葉旺仔个舖娘好無？」

許伯姆無講話。

涼風吹來，一蕊茉莉花落下來，落在許伯姆个髻鬃項，又滑落在身脣个袋仔項。

阮氏玲摻楊思安順等茉莉花落下个路線，看等許伯姆手項个袋仔肚還有三隻紙盒仔，許伯姆無忘忒逐擺愛做點心分佢兜食。

一蕊茉莉花落在阮氏玲个頭那毛項。

最尾个茉莉，乜落下來了，落在楊思安牽等細俵仔个手項。

阮氏玲緊噉：「佢係阮氏玲。」

楊思安喊等：「佢愛轉上海——」

葉旺仔看等這幕，佢知了，許伯姆過身了，佢聽毋著楊思安摻阮氏玲个噉聲了。

這隻村莊，單淨葉旺仔尊重阮氏玲。盡尾，阮氏玲摻希望寄託分葉旺仔了，佢在葉旺仔的田坵脣，乜種了一頭茉莉。

作者註：

1. 小家敗氣（上海話）：小家子氣
2. 下作胚（上海話）：做的事很下流。
3. 阿詐里（上海話）：騙子。
4. 煤餅（上海話）：妓女。
5. ha luu（越南語）：下流。